賓萌集

議論　賓萌集五　德淸俞樾

奏定文廟祀典記

咸豐六年十有一月河南學政臣樾言昔孔子周流列國同時賢大夫其克協聖心者於衛則有伯玉於鄭則有子產而觀論語所載則於子產尤稱道弗衰蓋孔子在鄭嘗以兄事之及其卒也爲之流涕今　文廟從祀有蘧瑗而無公孫僑非所以遵循聖心修明祀事也臣比因校士所至鄭州登東里之虛波溱洧之水緬懷遺愛想見其人夫附驥益顯非必及門衛鄭兩賢事同一體瑗既從事僑胡獨遺臣愚以爲先賢鄭大夫公孫僑

宜從祀　文廟大成殿兩廡又按孔子有兄曰孟皮故論語稱孔子以兄子妻南容而史記弟子列傳有孔子兄子孔忠蓋皆孟皮之子也孟皮言行無所表見然既爲孔子之兄則亦祀典所不可闕者孔子曰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今以孔子爲帝王萬世之師京師郡縣莫不崇祀上及其祖下逮其孫而獨缺其兄揆之至聖之心或者猶有憾乎　臣愚以爲孟皮宜配享　文廟崇聖祠奏上　詔下其議於禮部僉曰宜如　臣[illegible]言爰定公孫僑從祀大成殿西廡位林放上孟皮配享崇聖祠位西向第一

天子俞焉於是上自國學下至郡縣學咸奉行如
詔書禮也其明年楊以人言免官自惟奉職無狀不稱
朝廷遣使者之意惟此二事祀典存焉且孟皮之議實
發于先臣惟先臣有詠古詩四章其次章爲孟皮未與
配享而作奉承先志幸無失隊念漢世如乙瑛請置卒
史韓勑造立禮器咸刻石勒名垂示後世作而不紀後
無述焉爰書本末以詒方來乃爲頌曰
英英子產君子之風兄事勿替尼父所欽宜祀于廡以
尊孔心狀彼蘧氏爲聖作朋
孟皮弱足不良能行有開必先實惟聖兄所求未能聖

心悲傷配食先代祀事孔明

春在堂記

余自幼不習小楷書而故事　殿廷考試尤以字體爲重道光三十年余成進士　保和殿覆試獲在第一人皆疑焉後知由湘鄉相公時相公以禮部侍郎充閱卷官得余文極賞之且因詩首句云花落春仍在謂與小宋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存半面妝無異他日所至未可量也遂以第一進呈然余竟淪棄終身負吾公期望同治四年余在金陵寓書于公述及前句且曰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回洵符花落之讖矣然窮愁著

迹已及百卷儻有一字流傳或亦可言春在乎此則無
類之語聊以解嘲因顏所居曰春在堂歲在彊圉單閼
請公書之而記其緣起焉

劉雲林先生飛雲山授經圖記

素王殂落道在六經暴嬴閧位焚如棄如闇留不彰卯
金代興彗掃頑凶遺書始出山匪屋壁往往而在老師
大生口受其文心通其義洙泗微言庶幾未沬繇唐歷
宋是式是遵後世德薄蔑棄古舊易撥先天之學書習
後出之本顛到剟摧厥緒用微　聖朝惻憐首崇古學
于是碩儒輩出昭前之美新安勝區學者斯萃婺源之

江休甯之戴海內瞻仰譬猶高山維績溪胡氏自明諸生東峯先生以來咸研綜典藝甄極蕴緯九傳而至雲林先生齔髫入學耄期不亂優游名山傳述樸學後生欵謏播爲丹青先生有令子曰培系子繼約身刷己克紹先軌余與之游因獲覽觀而私記之讚曰

維古經訓重專家兮游談不根以儒戲兮吁嗟先生古之徒兮董理六書窮萌芽兮說詩地理無齟齬兮先生雖往德音遐兮謂余不信視斯圖兮

胡春喬先生遺書記

績溪胡氏自明諸生東峯先生以來以經學世其家代

有譔述八傳而至春喬先生諱秉虔字伯敬以名進士
官刑部主事後改就本班以知縣起家官至甘肅丹噶
爾同知所至有治聲詳見其孫雝所譔行畧先生自
幼嗜學宦游京師出彭文勤朱文正阮文達諸巨公之
門而吾鄉姚文僖高郵王文簡武進張皋聞先生皆其
同年友故其學有根柢尤精於聲音訓詁之學所著有
周易小識八卷尙書小識六卷論語小識八卷卦本圖
考一卷尙書序錄一卷毛詩序錄四卷漢西京博士考
二卷甘州明季成仁錄四卷河州景忠錄三卷又有經
義闕斯錄槐南麗澤編月令小識四書釋名小學卮言

對牀夜話惜分齋叢錄銷夏錄文集詩集各如干卷詳見其從子培翬所譔遺書記嗚呼先生之學可謂博矣樾于同治七年主講詁經精舍而先生之從子曰培系予繼以先生遺書來凡五種曰卦本圖考曰尙書序錄曰甘州成仁錄皆原記所有者曰古韵論三卷曰說文管見三卷皆原記所無者樾受而讀之信乎先生之學之博而於聲音訓詁爲尤精也夫古音自鄭氏庠以來崑山顧氏婺源江氏金壇段氏休甯戴氏曲阜孔氏吾鄉歸安嚴氏各有成書先生於其後補苴之所論細入毫芒墻不可易至說文一書明季如王船山顧亭林兩

先生之博極羣書而始一終亥之本竟未之見其爲絕學久矣　國朝諸大儒始講明之先生此書謙曰管見然發明古音古義多獨得之見此二書者卓然其可傳矣樾幼失學中年以後鑽擘經訓困而學之一無所得讀先生書望洋向若而已安足以知學海之津厓哉重違子繼之意輒書數語于其後歎誦之外不知所云

高氏祠堂記

昔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若不敢顧其私而仁者不敢遺其親顧其私非義也遺其親非仁也若郭君日長之立高氏宗祠也其仁與義兩得之乎君名德炎本

姓高氏廣東潮陽人自幼出爲郭氏後器宇恢袥識量
淵深輕財上義有古烈士風故能遭遇
盛時自致通顯以六部郎中加鹽運使銜
賞戴花翎垂纓彯組翱步郎署一時藉藉稱郭氏有子
矣然而落葉糞本物之理也飲其流思其原人之情也
今郭氏已顯融光大而高氏之壠焚蕪不及君之心歉
焉爰請於
朝乞以其官封本生三代是時
天子方以孝治天下凡士大夫篤念所生以情陳請者
罔弗俞乃

詔封君本生曾祖父及祖若父皆通議大夫母皆淑人

君恭

璽書感激涕泗交頤敬布几筵具告已遴辰選時致身

貴顯及

聖天子加恩泉壤之至意而又念在高氏時故有兄德

耀不幸短命先父母遺體更無與人大懼高氏之不血

食乃營善地擇吉日𠎝立高氏宗祠垣墉之丹雘之飾

焉而隆其堂簷焉而深其室下至井匽不潔滌揄撐

高氏之賢者使爲之後而奉其祀若節春秋以烝以嘗

凡高氏無嗣者皆附祭焉祠成求余文爲之記客有獻

疑若曰古有爲人後之禮無爲異姓後之禮既異姓矣於所生乎何有郭君此舉禮歟非禮歟余應之曰唯唯否否不然詩不云乎謂他人父則疑出後異姓者古亦有之郭君既不敢背郭氏又不忍忘高氏天子哀其志爲褒封高氏三代皆如其官然則郭君之所爲

聖人固許之矣抑又嘗考之國語晉有大夫郭偃而舉子之書稱晉文公染於舅犯高偃是郭偃亦稱高偃蓋高郭一聲之轉耳三代以下小史奠世繫之職廢而氏族混淆遂不可考故有一姓而實非同姓者如王氏或

出舜後爲姚姓或出王子晉後爲姬姓是矣有非一姓而實同姓者如杜杜子美有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詩則唐杜同姓矣韓退之送何堅序曰何於韓同姓爲近則何韓同姓矣高之與郭或亦猶是與君以高氏子爲郭氏後不背郭氏不忘高氏君子以其不背郭氏爲義不忘高氏爲仁仁且義禮也客不能詒遂逋告去於是譔次其言而爲之記

吳縣重建關帝廟碑

惟 聖清與天劄靈符百神率職有司奉祀咸秩無紊咸豐中以關帝靈應尤著 制詔禮官晉之中祀

于是廟制與句龍棄孔子侔盛比尊牲牢舞溢靡不登
進用昭上儀薄海內外是式是遵吳縣飲馬橋故有關
帝廟權輿于明洪武十二年
國朝康熙三十六年繕完葺之乾隆六年增建後閣至
三十八年又擴舊制闢左右門樹前垣焉雕甍鏤桷焜
燿中衢兒童走卒厥角其下父老謳吟稱述靈貺相傳
順治之初大兵南下順刃者生蘇刃者死惵悚懸首駢
矍奔觸乞命于神總兵官土國寶入自盤門至于橋下
恍忽有見英姿颯爽乘馬翰如乃共羅拜不僇一人無
我無彊斯之謂歟咸豐十年粤賊之亂燬于兵火彊宇

既復廟貌來齎吳縣知縣唐君翰題明允篤信克寬克仁下車未期百廢具舉乃尋遺址瞻顧咨嗟懼上無以稱　詔書崇極大神之義下無以慰吳民之心爰屬其耆老而謀焉庀材鳩工、日首事垣墉丹雘罔不肸飾前堂後寢悉還舊觀材美工巧有加于昔若節春秋齋戒賽祀神散其祭民受其福于時德清俞樾薄游于吳聿觀厥成樂爲之記因述本末刊諸石焉銘曰

赫赫明神惟漢虎臣皓然之氣昭同于天放天四海莫不蒙恩維吳有廟祀事孔虔中遭元二越在荆榛明府涖止乃謀鼎新匪曰新之舊貫是仁降福吳土於萬斯

年

鄒氏恩卹全錄序

咸豐之末粵賊爲封狐雄虺糜沸東南而吾浙實終受其毒自上章之歲以至重光杭城淪陷匪一而再燹燬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衣冠塗炭閭閻煨燼吁其酷矣天厭厥亂光啓中興王師獲膺雷發霆殄東南永綏　天子憫蒸黎之不康逆此百罹　制詔有司凡官若民效于王事或抗節不辱咸與褒揚于是錢唐鄒氏以積勞病故聞者四人曰山東莘縣知縣諱淦曰候選訓導諱志路曰內閣中書諱在官曰江蘇候

補府照磨諱福昌其婦人以殉難聞者五人曰在官之妻程曰在陞之妻陳曰志路之妻湯曰在寬之妻湯曰在貢之妻張其女子子適人者六人曰高光陞之妻曰吳理綜之妻曰周桂生之妻曰陳繼鄒之妻曰孫國培之妻曰徐承敬之妻未適人者三人女子子之女子二人曰高司陳咸　賜卹　賜旌如律令禮也夫義重于身人臣之高節賞延于世　國家之令典有美弗記後無述焉者縣君有子曰在衡孝友淵懿博學于文作爲歌詩摛其光曜詞文旨遠庶幾力求舊史氏俞樾讀而歎之伏惟述先德示後昆所以勸孝也陳

國家恩德之厚所以勸忠也嘉其原本忠孝匪直彫章繡采而已故樂爲之序焉

書張文敏劉文淸所書上海曹氏志傳後

余童子時侍先朝議君卽聞言乾隆中侍御曹劍亭先生劾和珅事云先生至灤河待罪

高宗純皇帝召入諭之曰爾讀書人不讀易歟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先生叩頭流涕而出嗚呼先生之直非

純皇帝之聖則禍且不測矣觀于有明楊沈諸公而後歎先生遭際盛時得以行其志所謂主聖臣直千載一

時著也曾攷上海巨族其先有諱泰曾者為福建莆田令治鄭元擬獄以執法忤大府意坐以失入劾去之於侍御為大父行侍御事至
仁廟時大白涵請幾羨海內咸知而莆田君事卒不得白既歿之後其所治鄭獄舊牘猶封置匧中題曰官可黜案不可易嗚呼是亦可悲也矣非賢之官歷三督撫有所屈抑噤不得一言
朝廷雖明聖無由知之吾是以因侍御而亟為莆田君惜也為莆田君作傳者黃山布衣朱和字介山書之者張文敏也銘侍御君之墓者朱文正公書之者劉文清

公也其邑人王叔彝太守刻入詒安堂藏帖曹海林擘博其昆裔也合爲一卷出以示余因書其後

書應敏齋觀察所記張貞女事後

余同年生應敏齋觀察出所記張貞女事示余余大書奇貞苦節四字於其卷首或問余曰未嫁而爲夫守節禮與余應之曰禮記曾子問篇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注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孔氏正義曰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夫婦人不二斬在家爲父母已嫁爲夫今聞壻死斬衰往弔是固以夫之服

服之也惟是聖人制禮本乎人情使必斬衰三年終身不嫁則是強人以所難行而中人以下之人其不能俯而就者衆矣故爲之制既葬而除之除之而女得嫁于他族斯禮也所以全中人以下之人而使天下可以通行也世之儒者執此以繩天下之女子見有未嫁夫死而爲之守者輒以非禮訊之嗚呼過矣士昏禮鄭注曰婦人年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是許嫁之後此身已有所繫屬矣故必待成昏之夕夫親爲脫纓今不幸夫死此纓孰脫之乎將遂不脫而又繫於他族乎是一繫再繫也將自脫之待其許嫁他族而又著

纓乎是繫而不繫也以是言之設有壻死往弔而遂不歸奉舅姑撫嗣子數十年如一日者聖人必深許之也必不以非禮詆之也列女傳曰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行三年之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聖人錄其詩於邶風不以爲非禮明矣且夫聖人之禮豈獨未嫁夫死可以改嫁乎雖已嫁夫死亦可以改嫁也是故禮有同母異父昆弟之服使非此而謂夫死改嫁禮也可乎不可乎或據曾子問篇昏禮有吉日壻之父母死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

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後嫁之禮也是婿之父母死且得改嫁况婿死乎是固不然矣禮經之晦久矣此經兩曰禮也具有深意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此禮之正也婿弗取而後嫁之禮也此禮之權也曰婿弗取而後嫁之可知婿取則仍歸此婿矣古人昏禮自納采問名至請期而成禮爲時初不甚久非如後世之論昏於髫齔之年也故遇父母之喪待至三年之後已爲曠日持久聖人知久要不忘之義非可概責之中人以下也故其制禮委曲如此亦所以全中人以下之人

而豈謂女必改嫁乎余所著羣經平義曾詳言之世俗不達禮意遂謂昏禮成於親迎未親迎之前猶塗人也改嫁不爲過嗚呼豈有塗人而聖人爲制斬衰之服者乎推不二斬之義女已爲壻斬衰矣設壻未葬而已之父母死必降而服期乃既葬之後又還爲父母斬衰聖人制禮有如是浮游不定者乎夫斬衰之服三年之喪也聖人既爲制斬衰之服必欲其終三年之喪苟不欲其終三年之喪必不爲制斬衰之服是故既葬而除之聖人之不得已也或又曰禮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

成婦也是未廟見且未成婦況未成婚乎是又不然婦者對舅姑而言未廟見故未成婦非謂其未成乎妻也妻之道成於親迎而實始於許嫁許嫁之後已有夫矣傳曰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此因夫在而然若不幸而夫死則因當奔赴矣且其斬衰往弔也見舅姑乎不見舅姑乎既往弔矣其必見舅姑可知也既見舅姑矣其已成婦又可知也是故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示未成婦道也未成昏而夫死斬衰往弔示已有妻道也聖人制禮或遠之或近之豈可執一而論乎昔延陵季子一劍之細不因生死易心況女子以身許人

而忍負之
國家定制凡未昏守志者皆旌如例考之禮經則有斬衰之服稽之功令則有旌表之典然則子於貞女何譏焉余既以應問者因次敘其詞而書其後

舅氏平泉姚公家傳

姚公初名琨字仲瑜更名慶寅又更名光晉杭州仁和人所居臨平鎮有泉曰安平故自號平泉幼穎悟與兄東石公齊名應童子試皆以句股算術受知學使者儀徵阮文達公補博士弟子員東石公名珣後以儉行貢成均早卒公事嫂撫兒子二十餘年如一日鄉里偁之

道光五年公年四十有六始舉於鄉八應禮部試卒不第充　國史館謄錄二十六年一統志告成部議以知縣用公不樂吏職改授教諭南歸時年已六十有八矣遂不復遠遊主石門長興兩邑講席者數年至咸豐三年冬始選授上虞縣學教諭公既之官訓諸生以經義每歲科試它廣文於新進諸生蔑蔑如也惟公獨否故虞人雖婦女豎子無不知公之賢每言及公不稱其官輒曰姚菁薌云學校官故清苦公落落不善治生歲所入恆不給然親戚待以舉火者猶數家公於醫學甚精有求治者輒應之樾嘗侍公坐有人貿然來自道所苦

公卽爲切脈授以方并告以飲食所宜其人得方自去檝問此何人公笑曰不識也其坦易類如此少時負經世之志嘗論天下事道光初客吳中適歲大無時侯官林文忠公爲江蘇按察使公上救荒議及疏濬三江水利議文忠甚韙之讀書不屑爲章句之學議論多先儒所未發嘗著性論三篇其畧曰性者何心之所生也故于文心生爲性天道不能有陽而無陰則人心不能有善而無惡善者乃吾性中之義理卽孟子性善之說也惡者乃吾性中之嗜欲卽荀子性惡之說也二者皆心之所生同原共軌而出故孔子曰性相近也或曰先儒

論性有義理氣質之分與子之說將無同曰非也氣質者天之所賦非心之所生不得以性名也氣有清濁質有厚薄得其清者靈秀而聰明得其濁者庸愚而昏昧得其厚者和平而寬大得其薄者殘刻而乖張乃稟賦之不同耳然得其清且厚者性中必善多而惡少得其濁且薄者性中必惡多而善少善多而惡少則惡不能奪善惡多而善少則善不能制惡所謂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是也知愚以稟賦言非謂心生之性也又曰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是舉孔子盡性制命之說而倒言之者也夫不曰盡性以至命而曰天命之謂性則是性中有

善無惡不必克己復禮扶陰抑陽而自無不善矣孟子之學出于子思遂發爲性善之說非孔子論性之旨也且此乃孟子初年之說及讀口之於味一章則已悟性之有善惡且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是卽孔子盡性至命之說而非後學之說矣又曰孟子口之於味數語卽佛家之六賊道家之三尸也聖人以扶陽抑陰之理盡克己復禮之功使嗜欲皆合乎義所謂盡性也蓋性之生於心之陽者魂也生於心之陰者魄也魂善而魄惡卽太極之陰陽也天生君子亦生小人聖人能使小人聽命於君子而天下治必有善性

亦有惡性聖人能使嗜欲皆合乎義理而吾心治然不可謂吾心無嗜欲也又不可謂嗜欲盡可去也何也血肉之軀有魂又有魄也使有魂而無魄則必如佛之湼槃仙之尸解而後三尸六賊斬滅無遺矣然而鬼矣無用於世矣而謂聖人爲之乎公又著大學辨正其畧曰格物致知皆小學也大學之教以正心誠意爲始但大學所教必由小學而來故列格物致知於誠意之先原所自也本非大學所教何必釋又何必補朱儒不知此而支離割裂紊亂甚矣公所著書惟詩十卷行於時瑣談三卷襍著二卷皆未寫定檢篋受而讀之故錄其大

者著於篇吾母姚太恭人公之女弟也公於諸甥中獨
甚喜樾每讀樾文輒歎曰天才也以第四女妻之嘗謂
樾曰薛歐兩五代史皆成於宋不得不以梁禪者遡推
而上然至李存勗則直接李唐矣宋承梁雖上受唐禪而
下無所授苟削去之與宋之得統無損以唐固不受梁
禪也何以薛歐及通鑑綱目必合為五代附朱溫盜賊
于帝王之列哉吾擬譔一書為十一國志以李克用為
首以其用唐正朔也其次則王建朱溫楊行密劉巖王
審知以其同時開國不相臣屬也其次為石敬塘劉知
遠而以劉崇并入又其次為李昪又其次為郭威凡十

一國國自爲書如陳壽三國志之例而楚與南平吳越則別爲職記各以其臣附之譏唐宋之間擻而無紀不得執宋人之見以五代爲正統也吾精力已衰恐不能成此書子盍爲我成之檖唯唯謝不敏然謹志之不敢忘公歿之前十許日手書寄檖於吳中曰老氏言人之大患在吾有身此語已涉佛氏然道德一經有體有用可以治世非佛氏所及孔子十翼吾味之皆老氏之旨也豈可以異端斥之乎上虞無可語此者故爲爾言之時公固無恙也俄而病病中起居猶如故一夕忽有兩鐙自中門入家人咸見之詰問誰何則無人焉鐙亦遂

不見其明日公卒時咸豐十年三月二十六日也年八十有一公之未至上虞也嘗夢至一處四面山若立壁上有瀑布屈曲下流及至虞游仙姑洞宛如所夢公笑曰吾前生豈山中老僧歟因繪圖記之公在虞凡六年愛其地僻而民樸有終焉之志故其歿也即葬於上虞之長者山

樾既私爲公立傳乃妄論其後曰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言聞道之難也若吾公者殆所謂聞道者歟公生平以信天翁自比樾請其說公曰易不云乎天之所右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

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吾之謂也然則公之窮理盡性以至命者於此可見矣公自言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故行年八十而神明不衰信乎其聞道者也

王封公傳

公姓王氏諱璘樹字戟門揚州寶應人祖諱箴本以恩貢就職直隸州州判未仕卒寶應縣志文苑有傳父諱曰晉爲郡學增生早卒公時尚幼哀毀骨立見者驚歎謂成人不及也事母劉以孝聞王氏故寶應著姓在順治時有曰有容者以　恩貢知江西泰和縣多異政民私謚淸惠卽公六世祖也其四世伯祖式丹康熙四

十二年進士　廷對第一世稱樸村先生伯曾祖懋竑
康熙五十七年進士官教授　特旨授編修入直　上
書房有文集行世　四庫全書著錄所稱白田草堂集
是也公承家學益自刻厲諳爲功令文字入縣學旋補
增廣生員居鄉教授生徒從者甚衆門下大生往往掇
巍科躋華膴而公竟以諸生終其於榮利恬如也家故
貧自奉尤儉觜衣履敝乃易之一冠或十年然性好義
樂成人之美嘗客海陵鄰有女子已許嫁而婿遊出不
歸母貧不能守鬻女爲人妾女將行與母抱持大哭聞
於外公入問之曰若女爲妾願乎母垂涕曰願則胡

哭泣於寒餓耳公即質行篋中衣代償聘錢七十五千
女遂輟行後卒歸其壻又公葭莩戚有婦任身而夫死
貧不能自存公曰此婦或死或他適腹中子不保則其
夫絕無後矣宜賙之賙之婦竟舉一男又有巨族婦夫
死貧無子族之人莫之顧異姓又引嫌不敢預公資以
金擇其族之賢者後之詩曰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
言兮公之謂也又有許嫁而夫死者將斬衰而往舅姑
以貧不能養辭公曰奈何使貞女不得行其志乎遂出
金助之女之族女之夫族以公出金畢出金貞女遂如
夫氏以終凡公所為多此類鄉里以此稱公公曰孟子

言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吾亦行吾不忍人之心而已他何知焉道光十一年大水明年饑公戒鄉人飲中酒起曰吾儕飲酒樂甚如溝中瘠何乃議斂錢振之活數萬人公長子凱泰道光三十年進士以編修授浙江按察使今遷廣東布政使次子毓敏縣學生入貲以同知注選籍孫臚卿豫卿皆有名鬻會中識者謂天之報施善人未有艾也公年七十二以同治二年卒於家妻惕前公卒有賢聲

論曰昔讀太史公書於顏氏子之夭盜蹠之壽反復太息疑天道之不可問然景惠陰德舉樂陽施柄贐前載

又何也嘗以數十年來耳目所聞見證之凡子孫炎炎隆隆大昌其家者其祖若父必有利澤及人者也不則嗟媚任卹爲鄉里所推服者也嗚呼誰謂天道之或差乎樾與凱泰同年成進士又以長女女孫卿故得備聞公遺事益信歐陽子之言爲善罔無不報矣

贊曰哲人雖往遺澤孔攸旣厚其本必豐其條先德往獻後福來酬維彼造物孰云不攜王氏之興摐於鼓枹言告來哲天命不慆

周君雲笈外傳

周君名承謙後更名祖詰字雲笈杭州仁和人祖諱駿

發以名孝廉作令江西有政聲父諱肇蓮始自城中遷於臨平鎮君弱冠有大志不苟言笑每言節義事輒張目握拳或擊案有聲其婦爲平泉舅氏長女與余婦兄弟也故余與君少相狎嘗偕至永平庵庵故傾圮兩人同坐階石上縱談當世事君顧謂余曰人能不惜頭顱然後百事可爲余甚壯之道光二十年舉於鄉試禮部者七次卒不第咸豐三年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江西君志在成進士頗不自得已而歎曰是吾祖宦游之地也敢不勉乎是時粵賊犯江西省城雖已解圍而賊蹤四出境無安土君子身赴豫章襆被蕭然與寒士不異

居一年代理豐城縣適鄱陽水發幾毀隄岸君晝夜堵禦須髮皆白又自出養廉銀爲部民倡于是民爭出錢修築隄岸不日而成遂以安堵及君去任民送者數千人餞者道相望君在豐城纔四月耳其德政感人已如此已而來檄署安義縣安義小邑無險可守四面皆賊巢或勸無往君曰是何言歟即日具車而行既至命鄉自爲守人自爲戰善必賞惡必罰事無大小皆親決不藉手胥吏夜則徒步巡行雨雪無間故雖寇警至而盜賊斂跡市井晏如父老稱江西第一好官云六年正月賊氛愈迫縣寄家黃皆星椒君知事不可爲以一死

自矢顏色如平時先將獄囚及倉庫錢糧具公牘送省中而自居危城不少動十九日黎明賊大至君率鄉勇數百人出城大呼殺賊手刃四人君亦身受數刃竟力竭而死年四十有四賊退後有吳姓者失其名求得君骸骨面如生佩有象牙章一其文曰敬爾在公郡民莫不感泣巡撫以其事聞

詔贈知府銜入祀昭忠祠世襲雲騎尉

論曰守土之吏與城同存亡固其分也然自粵賊騷擾東南蹂躪幾徧所在官吏輒先去爲民望及賊退又引爲己功以收復告嗚呼守土者類如此賊所至千里無

堅城何怪哉君在官止數十日賊猝至或稱避其鋒人猶諒之而竟死何其壯也君於　國史宜有傳余舊史官也竊撰次其事實為外傳以詠凡守土者毋憶君永平庵中之言則其死難時意氣之盛可以想見矣

汪君樵鄰傳

汪君名翔麟字東垣樵鄰其自號也安徽休甯人其先出唐越國公汪華君世居休甯東鄉之汪邨為邑著姓五歲入塾讀書未成童十三經兩漢書文選皆卒業補博士弟子員鄉試屢薦皆不中君以家事繁冗不獲專力舉子業而所以期子弟者甚切又因所居僻遠子弟

無以廣交游通聲氣乃移家僑寓常州是時海內承平江南尤爲繁華淵藪君家世富厚獨恂恂無驕伎之好厚修脯豐贄幣延浙中知名士如丁庶常士元馬孝廉晉蔣翼課其子若弟而予舅氏姚平泉廣文及先君子先後主其家尤久予從先君子讀書因得識君君豪飲喜客取陶詩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之義名其所居曰樂數軒每至秋日庋菊花數百盆張鐙置酒召賓客觴詠其中或漏三下猶未休有秋興分詠銷寒偶吟諸集行于世皆其時所作也會母吳恭人卒君以遺命歸新安舊里自是興亦稍衰矣君回徽後復延予至家教

其子凡六年君每日晨起必至予室談數語始去風雨寒暑無間君性喜施與又好醫雖不讀岐黃書而每得良方輒手錄以歸製加法有求者問所苦投之立愈君嘗自常州同攜椽舟險灘下山水驟至夜半舟人移牂柯樹高處一失手舟隨流下駛行亂石間瞑息數十里咸謂無全理忽有老人自岸上投以巨繩遂得攀援就岸而老人已不見矣識者謂陰德之報云君自五十歲後絕不飲酒然繁無病咸豐四年十月君年六十矣自營生壙徧拜祖塋歸得樂疾是月十六日為君生日猶起受家人禮越數日竟卒君長子芝芳受業於先君子

與予交甚厚次子鴻逵爲予門下大生早歲餼於庠頗有聲咸豐二年予入都君命逵也從行應順天試不中納貲得選六安州學訓導後改官工部主事咸豐十一年舉人三子鴻運諸子以予知君最深請爲之傳因詳其大畧如此

論曰君孝友出於天性與人言諄諄然而人自敬畏之殆古所謂長者歟壽至六十婚嫁皆畢考終于家君歿之明年而皖亂休甯屢陷于賊流離遷徙民無所定死亡者過半而君已不見矣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君以一身備之天之

報施善人豈爽也哉

符烈婦傳

符烈婦婦姓牛氏河南商縣人父牛元吉婦生三歲許嫁同縣貢生符象玉之子錫蕃道光十二年歸符氏年十七時舅姑皆在且有祖姑老而多病婦奉侍甚謹祖姑臨終謂其姑曰新婦真孝婦也婦歸十年而錫蕃卒無子婦欲死之其生母箴謂之曰爾尚有舅姑且婿無嗣柰何死乎婦曰諾已而嗣其夫兄之子廷揚爲子婦親教之或廷揚讀書稍懈輒流涕自撻母子常相抱而哭咸豐二年舅姑相繼卒時廷揚已屢應童子試矣婦出

所蓄私貲爲廷揚援例入成均五年九月服闋婦如母
氏省其生母數日始歸歸則與娣姒聾語家事又諄諄
訓其子若婦語甚悉聞者咸謂偶語及之未之異也十
月五日夜縊而死年四十歲距夫亡十有三年矣于是
皆大驚歎聞于有司有司具其事以上時予爲河南學
政手批其牘曰婦歷十三年之久竟成初志從容就義
可謂心堅金石者矣會同巡撫具 題旌如例
論曰古所稱烈婦以身殉夫者衆矣大都於其夫初亡
之日痛不欲生斷脰絕粒一瞑不視斯固極情之所難
然或感於情或激於意氣一念之閒慷慨引決事雖難

循分也若徇烈婦者距夫死十三年爲夫奉父母教嗣子至父母考終嗣子成立而後成其初志從容以死嗚呼此古烈丈夫之所難而乃得之女子哉

周孝女傳

周孝女名芝字叔英杭州仁和人贈知府署安義縣知縣周君之第三女母姚恭人于余爲舅之子于余婦則兄弟也孝女始生適余新婚安義君來賀且戲曰君已得一子婦矣又三年余長子紹蓀生遂聘爲婦性淑愼寡言笑不喜發人過女功餘暇好作字或靜坐而已內子極愛憐之謂吾家得佳婦咸豐六年正月安義君死

寇難事具余所譔安義君外傳女聞訃悲慟然啓處飲食仍如故四月十日女晨起盥櫛焚香于其父之位前拜且哭哭已入所臥室呼婢索茗飲母入視之側身臥牀中呼之則曰諾問有恙乎則曰無諸兄弟姊妹環問之應皆如是疑其得暴疾有嫗能以按摩治人疾趣使治之女向嫗搖手示勿欲召醫未至其伯父慕陶孝廉爲切脈脈初如常再按之已無脈比醫至氣已絕矣然側身臥如故體仍溫和貌益腴潤鼻孔有物出白而凝如絮及斂已隔宿矣四肢猶能屈申雙目俱閉或啓視之瞳子尙瑩然也女嘗語諸姊曰人生無疾而終至不

易得獨吾能之餘人無此福也將卒前一日檢所用鏹
器及其父手蹟平時所摹寫者屏當置一篋以授其兄
復語諸兄弟曰吾父大節卓卓可傳行狀不可不早定
也聞者亦不爲意迨後思之女若前知其將死者又嘗
咄咄獨語曰宦遊何味今之仕宦者宜早勸令歸休矣
時余方視學河南其明年即以人言能斯言也豈爲余
發歟皆可異也卒年十有八
論曰世傳得道尸解者鼻有玉柱下垂女鼻孔物豈即
是歟女卒數月其姊伯英仲英同夕夢至一處見安義
君南面坐女西面坐女出一紙示兩姊不甚可識中數

字差明白曰萬事如電耳異哉豈女果死而不死歟事
雖不可知然安義君秉性慷慨又死王事所謂生而爲
英死而爲靈者女從安九原其必不至泯然澌滅蓋可
知矣

誥授通議大夫 賞戴花翎按察司銜貴州即補道署
平越直隸州兼署開州知州 贈太常寺卿世襲騎都
尉戴君墓表

道光十七年余始應鄉試廁名副榜榜末爲戴君商山
越二年而君舉于鄉又五年而成進士詣同年生戚誼
曰吾榜成進士者趙君列榜末不數年擢高第以去豈

非吾榜之高才生歟乃始藉藉稱戴商山戴商山然而余固未之識也同治五年余寓吳下有戴氏子曰儒者投刺于吾門稱年家子而求見進而問焉則君之嗣子也手一編曰是君之家傳嗚呼君死矣余蹉伏久于時事罕聞見不知君死狀受而讀之乃歎曰若君者豈獨吾榜之高材生歟乃當代之魁士名人也按家傳君諱鹿芝商山其自號也浙江蘭溪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二十七年補應 朝考以知縣發貴州試用補印江縣知縣升朗岱同知歷署修文縣知縣定番州開州永甯州平越州知州代理安順府知府咸豐二年秋九月開

州賊何二攻陷州城君時攝開州牧冠服死于堂皇君才識明練剪於任事不畏彊圉不避艱阻其攝修文令也修文民屠福生謀叛前令上變大府卽命君往代之君疾馳至修文屠氏詗者日數輩三日夜無動靜意稍懈君忽單騎率數役馳入屠所居寨屠父子五人皆大驚厥角於地稱死罪君笑曰無恐從我歸耳皆僚然從行君釋其罪而用之後賊至屠父子殊死戰城竟以全時其攝永甯州牧也州故苗疆頑民結寨自固者相望苗酋伍王臣據石頭寨地尤險大軍攻之未卽下以武功高驕[illegible]之益偃蹇君偶有事於小箐距其寨甚近有

儋何鴉片而過者日數千接於道問之皆賊黨也命奪而焚之一夫鐵頭突鬢六品冠服馳而前疾呼曰勿勿君詭何之曰吾石頭衆伍王臣也君大怒手捽之踣地欲殺之無刀顧曰刀來刀來倉卒無應者乃反接之以入城城中皆大驚或勸勿殺君怒曰賊來在我終不令爾曹獨死遲明出伍王臣壽磔之竿其首縣之石頭衆明日仍有事于小簹則伍王臣妻子兄弟皆囚服道旁叩頭血漉漉求免死君揮以肱曰去去勉爲良民無犯吾法矣於是威望益振大吏倚之爲重所至羣盜皆屏氣莫敢枝梧然竟死何二之難先是閩人獲穿將二官

桎梏之嬖一人一踰數日不死憐而釋之即何二也咸豐九年何二踞尙大坪以叛君時方攝平越州牧未至大府千里飛檄委君兼攝開州事君知開事急遂改道赴開賊知君有備不敢窺州城然踞巢穴如故君以兵禍不解民且廢耕思如屠福生事勸之降十年閏三月單騎馳賊營父老遮道留挽諸君曰吾計之熟矣彼畜從者皆吾民來必即我害得邀延十許日雖殺我耕事畢矣聞者皆泣下既至何二箕踞坐上其手曰官來吾英雄官亦英雄君叱曰否汝言何也吾汝父母若曹吾子耳父母不忍其子死來活汝汝言何也何二意稍沮

君百端陳說利害卒不聽居倘大坪賊巢者七月惟取
所講周易諸書讀之見賊輒怒罵然賊終不忍害竟送
之回城羅拜而去曰公在吾曹敢闖城闉一步乎明年
君坐事去官代者未至賊不知謂君行矣率眾攻城城
無兵無餉無以守君檄調修文衛都至而修文距開數
百里賊斷餉道士皆枵腹城遂陷君偕妻姚淑人坐堂
上賊至淑人縊君手劍擊賊賊還擊之中額顱血湧出
遂仆賊相戒勿殺君君復蘇顧其弟鹿樵曰吾此時心
愈定亦愈清平日讀書之效至此驗矣吾生無愧怍死
且爲神言已大笑遂卒嗚呼雖古所稱結纓銜須者何

以過哉事聞　贈太常寺卿予騎都尉世職謚君勤以州牧死事然前已有　旨以道員用又加按察使銜故從三品例　賜卹且　詔原籍及死事之地皆建專祠以時致祭君雖死不朽矣君舊所部民聞君死莫不流涕雖賊何二亦稱君爲貴州第一好官蓋其忠誠所感發如此然則吾儕當日藉藉稱戴商山戴商山其知君殊淺也君於　國史宜有傳其同鄉先達唐耕石銀臺又詳述其行事爲之家傳應敏齋觀察取以銘其墓翹之論官凡君歷官先後生卒年月及先世名諱具矣而嗣子儒又乞余一言余故舉其犖犖大者表于其阡俾

後世過墓而式者有可考焉

淸故徵仕郎中書科中書程君墓誌銘

嗚呼粵賊蹂躪東南所至無完城而不數年閒禽獮草薙剷殄無遺非惟師武臣力也由國家德澤深厚士大夫尙義者無不以敵愾爲念智者効謀富者輸力故舉事易而成功速也方咸豐三年金陵戒嚴方伯祁公謀以木樺截江流程君故以木爲業罄所有作筏屯兵安徽邀迎上游城陷後無以其事上聞者君亦不自言也後又以木製雲梯造浮橋助官軍克鎭江非所謂尙義之士能爲

朝廷敵愾者與君歿後八年其子詒孫爲吳縣訓導奉
檄監紫陽書院適余主講席遂以狀乞銘余高君行誼
故樂爲之銘焉按狀君姓程諱紱字澤雲其先世自歙
縣篁墩徙君發源遂爲發源人君生有至性居喪骨立
其仲父卒三子皆幼君養之教之以至成立素儉約惟
好書籍勇施與在金陵時捐設義濟堂死不能殮者施
之棺又於冬日設養幼局生子不能舉者收養之與人
交有肝膽同鄉胡某木箄自金陵賊巢內流至京口守
箄者爲黃秋桂髮鬖然三月不剃官軍獲之將置之法
君力請免之厯以家口保皆曰程君信人也可無疑黃

遂得免又有鄭某木篩流至丹徒爲水軍所得君代贖
出之且爲延之蘇人皆稱焉蓋君行事既有犖犖大者
此固其緒餘矣咸豐九年金都轉安清至蘇州勸捐供
皖北軍需凡木商之捐以君總之四月十六日君晨起
趨局猶無恙也中道疾忽發涌目眞眙不如人家人輿
舁往舁歸已不復能言日加申遂歿年五十八階四品
生丈夫子四鍾銘詒孫鐸銘先君卒女子子四張[illegible]孫
國榮俞桂彬俞明忠皆女夫也孫四朝佐朝伯朝佑朝
保某年月日諸子葬君于某原銘曰
其位不必崇其奉上則忠其家不必豐其施物則洪君

固不自言其功造物者亦不使食報於其躬吾銘其幽宮

先府君行述

府君姓俞氏浙江德清人諱與唐詩人陸羽之字同故字儀伯晚年自號劍花世居東門外之南埭潛德不燿先祖南莊府君砥學礪行乾隆五十九年應鄉試中式矣將寫榜監臨某公見其年已七十曰是可邀 恩賜言于主考以它卷易之及循例入奏而年七十以上者止得副榜貢生某公悔焉人皆以爲惜南莊府君終曰留此以貽子孫不更優乎事具家傳南莊府君年五十

撫子先大母戴恭人孀于蘭村百子堂而府君以生幼穎悟先叔祖鶴巖公開塾于家授唐人詩百餘首輒成誦年六歲而北府君館城南徐氏遂攜以俱徐故巨族亭沼之勝甲一邑府君讀書其中十年今集中有君雲堂歌即其地也府君于學無所不通而皆南北府君所口授無它師嘉慶二年春南莊府君病秋八月病甚府君時已聘蔡恭人婚有日矣至是以戴恭人之命倉猝成禮禮成而南莊府君捐館舍自是家益落澌田數畝不足具饘粥乃館于新市李氏藉脩脯供甘旨蔡恭人佐以鍼黹僅乃足焉六年蔡恭人卒七年府君娶知

學使者文遠皋先生補博士弟子員十年嵇恭人來歸十一年卒是歲戴恭人亦卒府君哀毀幾不起于是家中事悉委之金氏姑金氏姑者南莊府君之季女適金氏數月而寡家貧恆居母氏戴恭人之歿也以府君託姑亦以姑託府君故内事皆姑主之至十八年吾母姚太恭人始來歸而金氏姑卒依府君以終府君服既闋益勵於學十五年鄉試蔣勵堂相國時撫浙于落卷中見府君文大異之手錄其名送敷文書院肄業學使者周遠皋先生來浙試優行士見撫府君名亟縣牌於門趨入試雖皆不赴然自此名益盛二十一年舉於鄉

是科主浙試者直隸顧筠巖先生德慶安徽李樅亭先生振庸一時號得士焉府君游京師所交皆知名士趙竹泉少司寇方爲部曹延府君于家其三子皆以摯見筠巖先生于府君爲舉主亦命其子執弟子禮焉道光二年吳小匏明府招游萬全萬全隸宣花府所轄有張家口口外即蒙古部落邊垂景物與內地殊異雖距京師僅五百里而出居庸關踰八達嶺所經如懷來土木皆明代屯兵列戍與也先俺荅諸部相持之所蓋古戰場也府君既連不得志于有司則以意之所鬱一發之於詩而耳目聞見又有以副之以故萬全所作尤沈雄

博厚爲識者所推服七年出都同年吳姓郊明府留之
丹徒署中遂徧探京口諸名勝間作廣陵游與借菴上
人爲方外交八年冬又赴公車九年自京師南下客吳
松十年又自京師客河南應康蘭皐中丞之招河南居
天下中花事特盛牡丹備五色大或如斗中丞僑寓豫
之懷慶府所居曰緱山村茂林修竹與南中無異故府
君集中覃懷游草二卷皆言其地山水之美花木之饒
而無幽愁纖頹之音亦可見府君所養也明年又自豫
入晉太行山界豫晉之間綿延數百里路僅一綫舁行
亂山中九日而至晉府君每云吾足迹所至幾半天下

而北出居庸西踰太行則尤奇絕爲生平冠十五年南
還客于毘陵主人海陽汪燕鄰明經嗜酒好客有蘭陵
菊社詩行于時每夜張燈宴客或漏三下猶未休府君
雅不善飲而與宴亦未嘗不樂其和易近人類如此二
十三年兄林舉于鄉明年府君與俱北上蓋試禮部者
十一次矣報罷南歸而府君年已六十有四遂不復遠
游是歲樾舉于鄉府君色甚喜以樾未習鞍馬手爲治
裝一襆一囊必躬親之時府君精力固未衰也俄病噎
踰年不瘳二十六年春大寒病益甚然起居猶如故病
中刪定詩集爲十六卷及門諸君以文就正者塗竄如

常時易簀前兩日晨起坐牖下時四方以書問疾者積寸許皆發視授林作覆函又爲手書寄樾于新安命移枕就正寢甫就枕而神㪔遂不復有言比樾自新安馳歸距府君之殁十日矣嗚呼痛哉府君性純穆寡言笑重然諾雖窶士而能急人之急客京師時遇鄉人無以歸者輒助之歸已不足則代請之人必歸之而後已常至邑中有拜于路者驚問誰何其人曰君不識邪吾潛某也微君則長安餓莩耳乃始憶有此事笑而遣之自奉儉約衣履敝然後易生平無嗜好惟以圖籍自娛所著有印雪軒文集二卷詩集十六卷隨筆四卷讀三國

志隨筆一卷爲文章藁成了腹而後書之不易一字其門下士顧君駿吳君琎皆成進士葉君世圻趙君景賢鄒君訓成汪君丙照皆舉孝廉晚年館鄭夢白中丞家從者益眾姚太恭人以府君年高勸謝客而府君意殊不倦誘掖益力居里中無疾言甚色而人自敬畏之道光四年自德淸遷居仁和之臨平爲林樾讀書計也然府君嘗曰吾家自元末提舉希賢公始居烏巾山下至今四百餘年枕山臨流繡塍交錯每新穀既入盂飯壺酒互相招延猶見古人鄉鄰風俗之美吾雖奔走風塵終不忘此樂也以故林樾遵府君遺意歸葬於德淸南

門外金鵞山之原府君生於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六日巳時歿於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八日寅時年六十有六子二人林樾孫五人祖壽祖禧祖綬紹萊紹瀛嗚呼以吾府君之才之學而蘊其所負不克見于時豈非命歟雖然士苟有以自立則區區之名固弗論也矧府君之著述足以傳後而其德足以覆翼我子孫雖以樾之不肖猶得蒙其餘澤以叨竊

聖世之科名則天之所以待府君者又豈薄歟當府君客覃懷時著詠古詩四章其次章蓋爲孟皮宋與配享而發及樾視學中州遂奏行之嗚呼此特一事耳而府

君之詒我後人者可見矣謹就耳目聞見所及譔次其事如右男樾述

先妣姚太夫人行述

先太夫人姓姚氏杭州仁和縣臨平鎮人姚故臨平舊族元劉大彬茅山志云姚俊錢唐人爲交阯太守漢末棄官入增城山修道有家在錢唐臨平墳壇歷然苗裔猶在今雖世系無可考然臨平之有姚氏舊矣太夫人祖諱之龍字意山故大學士孫文端公有十友圖意山公其一也父諱樹楷字蘭臯母祝孺人太夫人之始生也其祖母傅孺人年老且瞽矣然精於星命之學用其

術推算笑謂祝孺人曰有福有壽不知誰家一老夫人
也生六歲蔚皋公卒育於舅家祝氏者十有餘年年二
十有八始歸先通奉公爲繼室先通奉公自領鄉薦後
赴公車者十有一次常客游於外先兄林及樾皆太夫
人自教之四子書畢始出就外傅所居在德淸鄉閒苦
無師乃遷居臨平先兄亦聘臨平孫氏親串相依以居
太夫人治家儉通奉公所得脩脯雖不豐家無逋累內
政井井然至道光二十六年通奉公捐館舍時先兄及樾
已先後舉於鄉仍藉館穀養母太夫人恆勉之曰毋替
先型毋墮初志三十年樾成進士入詞林奉太夫人入

都旋以不耐北地嚴寒乞假送太夫人南返而先兄已以　實錄館謄錄議敘知縣分發福建遂迎養至閩居閩二十年先兄由知縣起家官至福甯府知府方任永安縣知縣時粵賊擾旁縣勢甚迫切永安戒嚴或勸太夫人暫避太夫人曰吾子官此吾焉往歟率家人作女功如常邑之搢紳有至署者輒命入見又自出至各廟行香以安眾心由是民有固志無一外徙者城竟獲全焉同治十二年先兄卒於福甯樾時寓吳親往奉迎太夫人至吳下寓廬所賃屋在馬醫巷苦湫隘乃買地於其西築春在堂營曲園其明年太夫人年九十矣而是

歲適在
穆宗毅皇帝遏密八音期內乃先一月於
慈安皇太后萬壽之辰爲太夫人壽自中丞以下咸集
故鄉親舊亦靡不至太夫人雖年逾大耋惟兩耳重聽
步履少蹇而每看細書猶不用眼鏡平生謹愼妾許一
器一皿無不安置妥帖整肅之意至老不衰光緒四年
夏暑甚眠食皆無恙七月之末始有不安節醫者切脈
猶曰無慮未卒前一二日諸病皆愈至其日日加申謂樾
曰此時極舒適命進糜粥半甌俄而驟發寒戰急加衣
被而戰亦止索飲進米湯二匙蔘湯一匙尙將繼進摇

首微示不欲俄頃之間神色遽變痛哉樾奉侍無狀致耄耋遐齡不能滿百其罪尙可逭哉太夫人生於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子時歿於光緒四年八月十四日戌時年九十有三初以樾官封太孺人加級封太恭人後以兄林及樾長子紹萊官加級封太夫人卽於是歲合葬於先通奉公金鵞山之塋至今歲而太夫人百歲矣樾亦六十有五衰病積虐不久仍當依侍膝下因念太夫人一生事實若不及今撰次將遂泯滅乃粗述大略補刻入賓萌集第五卷附先通奉公行述之後以示子孫云爾男樾述